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

五代會要皇后

曹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於後樓晉高祖使人護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昭懿皇

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

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

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

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
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
后諡曰昭懿五代會要明宗皇后夏氏早崩長興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追諡曰昭懿皇后于太微宮之東建寢廟以安神主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
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
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
爲魯國夫人廢帝卽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
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
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尙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諡曰

宣憲

五代會要皇后魏氏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

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崇徽

號附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

國史竊見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帝母

日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先宮鴻圖既屬于明

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

洲三后勗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啟于

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

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

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

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諡合期闕宮按漢朝故事園

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

祠廟以申告獻配祔之禮請俟他年從之冊府元龜

清泰二年二月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章曰臣聞聖列

九皇必稟嚴慈之訓貴為萬乘彌懷顧復之恩所謂生

我劬勞昊天罔極故漢昭帝承祧御歷奉尊諡于雲陽

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則追崇母后祔享廟

庭愛親之道克隆敬本之文斯洽臣等嘗覽國史見元

宗大聖孝明皇帝母昭成皇太后竇氏作嬪初奉于相

王歷位纔終于藩孺及至上皇傳國聖子臨朝則追尊配享于闕宮儼極攸先于冢后臣又見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章敬太后吳氏入宮纔侍于忠王短世難登于命婦及寶祚爰歸于聖嗣追尊將附于陵園則羣臣慙懇于封函嚴配請崇于徽號舊章斯在闕禮未伸臣等叨備鼎司合伸茂典伏惟聖母魯國太夫人夢梓興周望雲佐漢夏河州之懿範契沙麓之休祥三母俱賢周武最承于天統四妃有子唐侯光啓于帝圖仰惟當宁之懷彌軫寒泉之思伏望配陵附廟法地則天君親實殺于義方恩禮宜歸于聖善母以子貴乃春秋之格言孝以配親固禮經之明義久虛時薦慮損皇猷俾秦官載顯于玉符魏寢永光于金冊則華夷大願臣子遑寧臣等謹按諡法聖善周達曰憲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宣博聞多能曰憲聖善周達曰憲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宣博聞多能成章敬二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故事禮合配陵附廟臣等再詳儀注備有典焚伏思朝廷且務于便安司局貴期于辦集配于故事更司簡詳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未附于先朝則都下難崇于別廟旣追尊諡合創闕宮臣等謹按漢故事園寢不在王畿者或在陵所便立寢祠禮文雖異于國朝事理可循于權道臣等商量

太后上尊諡後權立祠廟以伸告獻配祔之禮請俟他
年詔曰朕猥將眇質獲嗣丕圖暑往寒來知昊天之恩
極憂深思遠唯觸地以無容卿等學究源流文苞體要
以致裁成之美復陳孝理之規援引古今鋪陳茂實導
朕以愛親之禮勉朕以追遠之文取則昭成明徵章敬
仍加美諡益見忠誠至于權立闕宮頗亦叶于時變効
勞莫報長懸陟屺之心聖善斯崇且
慰循陔之念謹依典禮哀慕增深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
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
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
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
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
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

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
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
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
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
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官中之事皆主于妃明宗
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
王從榮皆與焉劉鄒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卽
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
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五代史許王從益明宗之幼子也宮嬪所生明
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從益乳母司衣
主于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

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
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
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王氏伺察官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
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
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通鑑
秦王
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王氏曰
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
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辯爲之惜哉
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
於從榮爲之詞宮中事賜王氏死事連廢帝入立嘗置
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于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于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

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

歲時奉祠

五代史晉高祖卽位以皇后卽其姊也乃養從益于宮中晉天福中以從益爲二王後改

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戶其後與母歸洛陽

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

犯京師趙延壽所尙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

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

養于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

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

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

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畱蕭翰守汴州

五代史蕭翰者契丹

諸部之首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騎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

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人所給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爲安巴堅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畱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旣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漢高祖起大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追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

爲翰所迫此豈福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
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翰畱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
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
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
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
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
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畱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
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五代史及開
運末契丹主

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
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

原無主軍民大亂則已亦不得按轡徐歸矣乃詐稱契
丹主命遣人迎從益于洛陽令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
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于
崇元殿見羣官蕭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羣官趨拜于
殿下乃偽署王松為左丞相趙上交為右丞相李式翟
光鄴為樞密使王景崇為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
北來燕將劉祚為權侍衛使克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
餞于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
欲拒從益與王妃俱賜死于私第時年十七時人哀之
至闕從益與王公第五子從益許王長興四年五月封
晉天福四年封郇國公為二王後奉唐帝祀至開運三
年契丹犯京師後封為許王尋為蕃將蕭翰偽立為帝
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五代史闕文漢高
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
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
何罪吾兒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畱吾兒
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
謹按隱帝朝詔使臣修漢祖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
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五代會要內職明宗

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至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
如應順元年又正月十三日冊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
四月追諡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
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
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
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
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衛國夫人司醢吳氏封莒
高氏封渤海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
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
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司衣劉氏封清
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司衣劉氏封清
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司衣劉氏封清
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各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
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
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
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按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
一時之制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

通鑑孔循陰遣
人結王德妃求

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后有賢行生四子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

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

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

追諡曰哀

五代史閔帝哀皇后孔氏

五代會要閔帝應順元年四月為

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諡為哀皇后通鑑孔妃尚在宮路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

妃并其四子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五代會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降晉高祖

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正月改封魏國公主清

泰二年三月進封晉國長公主第十女興平公主降

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

公主至清泰二年三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

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

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

從璟初名從審為人

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

使

五代史從審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借焉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

槍指揮

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于國有大功

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于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卽位贈太保

五代史明

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審曰爾父于國有大
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
旨無令有疑從審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
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環以爲己子命再往從審固執不
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
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審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
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五代會要明宗第二子從
環爲元行欽所殺天成三年六月追贈太保未封王
儒林公議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旣而疑
崇韜總管宜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邈佖烈
雖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旣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
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泊至鄴諸軍惟
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
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飢寒思亂當奏加恩賞
以圖安靜耳親衛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
遂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環驅之同見莊宗遂斬
從環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
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

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

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

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五代史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

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從璟死從

京畱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榮于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儻而鷹視

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

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

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五代史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

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
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
此姦儉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譴曰
若遽行刑又慮宿從難處且望嚴誠遂止冊府元龜
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爲左補闕上言曰臣聞周家創
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
至愚麤聞其要叨居諫列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器復教
後立嫡以爲儲闡列土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器復教
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于心仁知賢明以習其性
良由擇正人以爲師傳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
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
重慎竊以元良宗子邦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
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
于心正道常聞于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于後一
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冲便居逸樂目厭彫華之
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
聰慧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爲教導何
以致之磐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帝皇子盡喜俳優聞無
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顰
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

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
若託以維城付之主豈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
非遙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
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
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
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
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
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由主豈維城何往不可臣雖
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于公卿以爲可否一臣聞
古之人君卽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
旨一則欲尊儲闡而作磐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
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疎不間親禮秩有常
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于此道以此
邪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于楊勇太
宗睿聖魏王終覆于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于
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
皇子于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
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僥倖保宗之道莫
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脩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
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話言求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

不師銘坐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官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識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唯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內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于君親事思關于國本庶裨萬一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聊罄再三

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然尙喜屢聞之

其餘不足學也

五代史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倡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

首號曰紫府集

冊府元龜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

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畱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

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

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

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

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

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爲事上道此

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

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

阿耶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

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

廟非敬順之道也于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

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

代

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草定冊秦王儀注博士段頤議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冊者朝服從第由簿與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冊通事舍人引不載謁朝還第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門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院亦無乘輅謁朝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自專稟之于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順之道也今當司欲准開元禮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至應天門外奉冊置于載冊之車秦王升輅出謁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五代會要後唐

長興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見任宰相臣四外其餘諸使兼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宰相之下今緣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書位次未定今後望諸親

一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親王兼侍中中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並是使相既不知印不署勅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規從之

四年加尙書令

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于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

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
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
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
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
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
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
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
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
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
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

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五代史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衛兵每人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旣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寮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已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爲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爲秦王友前襄州觀察支使魚崇遠爲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制置請自選擇方降是命又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

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司其儀注規程之事條目
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
兼受副使已下橐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已下凡
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
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
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具行公牒往
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授軍職則委元帥奏請從之
又勅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位隆將相望重磐
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
班位宜在宰相之上

所爲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
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
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
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宏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
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宏昭等在

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于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嚼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于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宏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宏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宏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宏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于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宏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宏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贊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宏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

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宏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于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官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推官輦尤

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
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
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賄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
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
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
王托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
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
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
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
家且落髮爲僧旣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
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從榮兵出與陟
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笑之

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
誅王居斂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
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于門隙中見捧聖指
揮使朱宏寶率騎兵從北來

五代史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

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爲樞密使勢歛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恒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劬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誅洪實旣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實之死後人皆以爲寃

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宏寶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

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

下從益殺之

五代史後舉兵犯官室敗死廢爲庶人

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

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尙

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北夢瑣言秦王從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

列坐元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踰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

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

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白

作劉窟頭也又草書僧文英大師彥脩始在洛都明

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

口寺一日恍惚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彥脩彥脩

問大王何以此來恰未對候而不見彥脩方訪於人不

旬日秦王遇害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十二月勅故庶

人從榮獲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營宅兆雖軫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尋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流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于

會節園

通鑑注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爲一時巨麗輸之官

以爲會節園

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

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五代史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

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畱從璨爲

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于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于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于子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喧譁達于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令復舊官仍贈太保五代會要明宗第四子從璨爲安重誨所陷天成四年三月責授房州司戶參軍尋殺之至長興四年七月追贈太保未封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

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
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
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五代史李

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
宗悉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
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人指以從璋爲雷後踰
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
五月明宗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
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旦諸部入寇從璋率
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
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
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
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
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
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
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
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

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下會潞王
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
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
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
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蹊心稍悛悟後
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
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
愈畏其法故歿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
也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成成德
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
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
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
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人人至晉出帝時六

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五代史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

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徵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畱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天平軍節度使五月制

封充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
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
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
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南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
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
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
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觀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
岸而以脩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
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
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
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
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
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
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
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
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又從璋
子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
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
下御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於

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
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
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
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
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
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
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
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
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

從敏字叔達爲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
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

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

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畱守封秦國公周廣順

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

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內馬軍指揮使從平汴路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真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遷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斂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斂令判官陸浣鞠其獄而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鞠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於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下獄具伏贓罪事連從斂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斂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斂罪止於罰俸而已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斂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斂與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官中同飲既醉未帝

謂從璋從斂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懼賴曹
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
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
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畱守累官檢校
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
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
中書令諡曰恭惠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七月勅洋王
從璋涇王從斂每月各給料錢一百千米麥各五十
畝人衣糧各五十分馬十五匹草粟二王自方鎮入朝
畱洛陽私第故有是給賜又恭惠贈中書令李從斂
諡北夢瑣言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
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
爲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疾卒
積財令遵遵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
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與
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
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
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
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
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官吏親黨上在府

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選賂錢數千緡而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繭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所哀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

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卽位立爲皇后五代史

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

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五代會要末帝皇后劉

氏清泰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冊爲皇后至三年其弟延

又十一月二十九日與帝遇難同崩於後樓皓通鑑考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

皓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

人也獨廢帝實錄

云后姪今不取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卽位拜宮苑

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
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
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
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
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爲
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
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
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五代史皇后性彊戾末帝甚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

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

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又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
邊將延皓卽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
校奏加檢校戶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官苑使加檢校司
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
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
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
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後戚自藩邸出
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
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宅聚歌僮爲
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以爲令昭所逐
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
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通鑑天雄節度
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奪人財產滅將士給賜宴
飲無度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
河東五月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
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
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
后爲之請六月庚申削延皓它爵歸私第癸亥以張令
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

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
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
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營招
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七月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
昭悉誅其黨七指揮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
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
鶴親兵也愍帝卽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毫
州團練使居幼澄于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
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五代史重吉末
帝長子爲控鶴
都指揮使閔帝嗣位出爲亳州團練使末帝兵起爲閔
帝所害清泰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
五代會要末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害未封王清泰元
年七月追冊爲太尉立廟于萊州通鑑鳳翔節度使

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
衆心朱宏昭馮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
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
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
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
兵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洛陽亦召入
禁中清泰元年二月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
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

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五代會要後唐清泰元年六月

以皇子重美遙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

置北面水陸轉運制置等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五代會要

末帝第二子重美雍王清泰三年正月封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
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

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
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
可乎因縱民出通鑑洛陽自閭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
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
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
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及晉兵
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
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通鑑
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廢帝自
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廢帝自
焚后及重美與俱死五代史雍王重美末帝第二子清
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
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

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五代會要晉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五女天成三年四月封

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四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為皇后七年六月尊為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

建州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

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

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
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卽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
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
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
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
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文獻通考天福二年有司
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
謙抑未遑出帝卽
位乃尊爲皇太后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

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
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
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

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
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
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
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
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耶一何相負
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
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
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
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

躬擐甲冑深入寇塲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
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
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
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
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
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
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
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
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
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

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
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
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
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
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
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
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
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
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

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通鑑考異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向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勲以兵守之五代史崔廷勲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須髯幼陷契丹歷偽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勲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勲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刺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出戰爲廷勲所敗及契丹主死其時遂歸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

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所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

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

泣而去

通鑑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

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紹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

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

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吾家何負至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清異錄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一古

寺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塚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簷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

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

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

通鑑注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

一千四百五十里

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

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

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

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契丹國志卽慕

容氏和龍城也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

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

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

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

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

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

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

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

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
求之帝辭以尙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陁虜
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
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于漢兒城
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
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
后于建州通鑑注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
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
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
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
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

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

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廢
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
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于地下八月疾
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
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
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
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
所終五代會要內職晉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
年八月勅五代史纂誤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
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今按其事既見於此
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言其間亦有
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
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

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
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
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邱門此則是
帝與太后常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
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邱
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
帝與太后所上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渡河帝
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
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
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章謝罪德光報使勿憂
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為
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儻能刊定
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
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惑也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

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

文獻通考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立

尊為皇太妃

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于

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庶幾遺魂得

反中國也

契丹國志天祿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為灰

南向殿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

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齊東野語出帝之事

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之小吏其家為少帝所殺遁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吏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攻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

出帝皇后

五代會要少帝皇后張氏天福八年十月追冊五代史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

回鶻別派隨沙陀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於太原從訓遂為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

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陀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厯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信長女爲妃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馮故超贈大尉弟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爲重允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允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

五代會要開運三年十月冊通鑑天福八年冬十月

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清異錄開運既私寵

馮夫人其事猶秘會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脫雙蒲桃鏡

乃高祖所愛帝初卽位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冊爲

皇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

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

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齬

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

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

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官官尙宮

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

衙其兄王執政內外用事通鑑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

后兄王時爲禮部郎中鹽鐵

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

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

得後不知其所終

五代會要內職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

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

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

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

氏封汧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

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

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鄒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

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

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超封郡夫

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

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

夫人劉氏並充大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

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允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允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

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卽位卒而敬威敬德重允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廢帝

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

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

指揮使以高祖反誅通鑑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

于民間井中弟沂州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

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使敬威自殺獲重殷重裔誅

之並族所匿之家通鑑考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

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

實錄云石諱妖男尚食使重父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

同按重父敬瑭子卽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

本英作殷

今從之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

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

月追封敬威廣王五代史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

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厯軍職明宗
卽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
至檢校工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尚
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于太原
敬威時在浴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
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
時乃自殺于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太傅葬于
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
贊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
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
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贊字德和
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
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

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

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

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

五代史贇字德和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卽位加同平

章事贇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

召還京師以其皇叔

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

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

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

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

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

垣墮沙壕溺死時年四十九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
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
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
韓王子曦嗣五代史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
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
而寵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
于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
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
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
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
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蒞任也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
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于官歸葬
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

五代會要晉高

祖長子重英號王第二子重乂壽王權洛京留守爲張
從賓所害第三子重允刻王第四子重信沂王權河南

節度使爲張從賓所害第五子重進夔王第六子重杲
陳王並天福七年四月追封第七子重睿許州節度未
封王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
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十年九月又追封
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
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竝天福七年五月封當
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允爲皇城副使居京
師聞高祖舉事匿民間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
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並贈重進以
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
重英號王重允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
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

五不五言卷第二

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

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

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五代史

信字守平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

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

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

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厯事唐明宗

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已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為

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

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靈武

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

賓與延光合謀為亂遂害重信于理

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為之嘆惜

高祖欲贈重信太

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

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

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五代史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冊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于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壽王重義字宏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十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五代史壽王重義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卽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時遣光遠討之詔前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

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劫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于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于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顥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紀之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于京師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允尙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置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契丹國志高祖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

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

五代會要少帝長子延煦遙領陝西

節度使第二子延寶遙領曹州節度使按實錄皆帝之從子養爲己子

開運二年秋以延

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尙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

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歛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牀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齋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

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

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

通鑑注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

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十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授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不然而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祇死其臣蔣幹求援于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

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教于鄒恢併獻王璽一紐方潤
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
景旣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
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
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
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
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宇文所
傳神璽爲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
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
之亂沒于邪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
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
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
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爲秦
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
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後延煦
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

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

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
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
志盡愛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
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
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
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
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
之慮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
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于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
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
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
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
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
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
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于經
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絕其父道臣
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

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
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清異錄顯德六年世宗慶陵
墳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
道翰林院楮泉大若蓋口余令雕印字天子而爲閭閻
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
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于德光則以爲祖而稱
孫于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